



麥克梯格

— 旧金山故事 —

弗蘭克·諾里斯著



新文藝出版社



麥克梯格

——旧金山故事——

麥梯格·溫家駒著

四九圖書公司

弗蘭克·諾里斯

麥 克 梯 格

——舊金山故事——

徐汝椿 陳良廷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Frank Norris

McTEAGUE

本書根据 Boni and Liveright, Inc. 1899 年版本譯出

麥 克 梯 格

弗蘭克·諾里斯著

徐汝椿 陳良廷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 1308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1 字數 259,000

1957 年 4 月第 1 版

195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价(6) 1.10 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悲剧。

麥克梯格原是个純朴、善良的牙医生，和妻子屈丽娜过着美滿的生活，屈丽娜在婚前無意中發了一大筆橫財，引起了追求过她的馬革士对她丈夫的妒忌，就千方百計的加以陷害，麥克梯格因此失了業；屈丽娜受金錢毒害，变得非常吝嗇，对丈夫的危境坐視不救，麥克梯格發狠謀殺了妻子，席卷一切，畏罪潜逃。馬革士圖謀贓銀，聞訊追踪，在死亡谷中冤家狹路相逢，一場火并，終于同归于尽。

諾里斯这位“美國现实主义の祖师”，通过这个血淋淋的故事，生动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惡。

1

禮拜天，下午兩點鐘，麥克梯格照例在波克街①，鐵索車②車務員的小食堂里吃午飯。他吃了一道灰糊糊的濃湯；吃了一大塊半生不熟的肉，熱得燙嘴，盛在冰涼的盤子里；吃了兩樣蔬菜，還吃了一道板油布丁③，淨是濃濃的黃油跟白糖的味兒。他吃好飯，便向隔開兩條馬路，自己那個辦公室走去，半路上，順便到喬·法雷納酒店里買了一壺鮮啤酒回去。他去吃飯的時候，向來先把酒壺寄在酒店里的。

一踏進辦公室——或者，就按着他在招牌上的名稱，叫做“牙科診所”吧——他就脫掉外套，脫掉鞋子，解開背心扣子，在小火爐里加滿了熟煤，這才倒身躺在吊窗④前面的手術椅上，趁飯菜在肚子里消化的當兒，看看報紙，喝喝啤酒，叨着老大的瓷煙斗抽抽煙；他吃得又飽又暖，腦子迷迷糊糊。他喝飽了啤酒，加上房里的熱氣，再抽了那種粗劣的煙葉，再加又是一肚子油膩，轉眼工夫就不禁昏昏沉沉的睡着了。薄暮時分，他養的一只金絲雀就在他頭上面那只鍍金籠子里，嘰嘰喳喳的唱起來。他慢慢醒來了，把剛才沒喝完的啤酒喝干——這時候啤酒已經走了氣，吃在嘴里淡而無味——隨即從書架上取下手風琴。平時，這只手風琴就跟七大卷亞倫實用牙科術一起放在書架上。他用手風琴奏出六節淒淒涼涼的曲調。

麥克梯格眼巴巴盼着的就是這些禮拜天的下午，他把這段時間當作休息和享受的時間。禮拜天下午他一向這樣消磨過去。他的消遣總不外乎這些——吃吃喝喝，抽抽板煙，睡個大覺，再拉拉

手風琴。

他会拉的那六節纏綿悱惻的曲調，老教他追憶起十年前的事，那时他在普萊首郡⑤北斗七星礦山⑥当推車小工。他記得那时節在礦山里混过的歲月，他在他爹教導下，推着沉重的、滿載礦石的小車，在隧道里進進出出。平时，他爹是一个作風穩健、手脚勤快的領班。可是，半个月里賣了十三天的力，一到第二个禮拜天，他爹却成了个不負責任的家伙，一只野獸，一头畜生，一个酒瘋子。

麥克梯格還記得他娘。他娘靠了一个助手的帮忙，替四十個礦工做飯。她是个操勞过度的苦工，不过倒還顯得生气勃勃、精神飽滿，她一心指望親生兒子飛黃騰達，謀得一門自由職業。後來他爹給酒搞坏了身体，不到几个鐘点就一命嗚呼了，他娘盼望的那种机会也就終於來了。这是兩三年以后的事，有个走江湖的牙医生來到礦山，在礦工宿舍附近搭下帳篷。按說他不过是个江湖医生罷了，誰知麥克梯格太太見了他，心眼就活了，因此，小麥克梯格也就跟他一起闖江湖，干他那門行業去了。他多少总算学到了些皮毛，多半是看着那个江湖医生替人拔牙才学到的。他看过不少必讀的專業書，但是他腦子笨得很，看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① 波克街是旧金山一条熱鬧的街道，从南到北，南端从市場街开头，北端直达海濱，沿街小店鱗次櫛比。

② 鐵索車是十九世紀都市中盛行的一种公共交通工具，鐵索車在車軌上行駛，由固定動力機操縱，再由無數鐵索拉动前進，一譯作“纜車”。

③ 板油布丁是用碎板油，面粉，面包皮，以及其他佐料蒸成，或煮成的一种點心。

④ 吊窗又称作凸窗，是凸出牆外的窗子，有長方形，有多角边，有腰圓形等形狀之分。

⑤ 普萊首郡在加利福尼亞州北部，薩克拉孟多东面四十哩，附近有金礦，普萊首一字的含意即“砂金採取場”。

⑥ 北斗七星礦山是普萊首郡著名金礦，本書作者曾到此體驗生活。

後來有一天，打从旧金山傳來了他娘去世的消息；她留下一筆錢給他——錢虽不多，不过够他開業行医啦；他就此跟那个江湖医生分了手，在波克街开了“牙科診所”。波克街在旧金山的住宅区，是一条小店林立的“特設街道”。他在这条街上漸漸招攬到一批主顧：肉鋪小伙計、女店員、藥房職員①、鉄索車車務員。他認識的熟人并不多。波克街上的人都称他“医生”，大家全都口口声声的說他的力气大得如牛如虎。因为麥克梯格是个小金剛，身高六呎有三，長着一头乱蓬蓬的金髮；大手大脚，肌肉累累，挪动起來总是慢条斯理，拖泥帶水。他那双手大得出奇，紅通通的，長了密密一層挺硬的黃毛；好像木槌一般坚硬，又像老虎鉗一样有力，这是过去当推車小工鍛煉出來的一双手呀。他往往不用鉗子，光用一只大拇指和一只手指头就把一只死不听話的牙齒拔了出來。他的腦袋方棱出角，下顎凸出，活像食肉獸的下顎。

麥克梯格的頭腦就跟他身子一样，笨拙，迟鈍，動作緩慢。不过心眼兒倒一点也不坏。他渾身上下教人一看就不免想起拉貨的馬來，身強力壯，笨頭笨腦，溫馴听話。

他开了“牙科診所”，便自以为出人头地了，就此心滿意足，無所企求。虽然名为診所，实际上只有一間房間罷了。這間房間在街角上，二層樓，下面是郵政分局，面對着波克街。麥克梯格还把這間房間當作臥室，對着窗，靠牆放着一張大睡榻，他就睡在上面。屋犄角有个洗臉架，前面擋了座屏風，他就在那兒塑造牙鑄模。半圓形的吊窗前面放着手術椅、治牙機器和那个擺着牙科器械的活動架子。从旧貨店里買來的三把廉价的椅子，一字形的并排靠牆擺着，上面挂了張鋼版的羅蘭佐·德·梅迪奇②宮廷圖，因為這張畫上有很多人，他觉得划算，才花一筆錢把它買來。睡榻上面挂了一本來福槍制造工厂印送的廣告日曆，這日曆他根本沒用过。此外的擺設還有一張大理石面子的茶几，上面放了几本过期的美國

牙科醫務通報雜誌；一尊石頭哈叭狗，蹲在小火爐前面，還有一只寒暑表。牆的一角有個書架子，正好插了七大卷亞倫實用牙科術。麥克梯格把手風琴和一袋喂金絲雀的粟子放在書架頂上一格。整個房間散發出一種被褥、木油、乙醚^①攪雜在一起的味兒。

只要再有一樣東西，麥克梯格就會完全稱心了。窗子外面掛着他的招牌——一点也不起眼——上面漆着：“麥克梯格醫師。牙科診所。施用麻藥，保證不痛”；不過僅此而已。他朝思暮想，一心巴望的就是能在朝街角的那扇窗子外面，掛上一只鍍金大牙，一個牙根老大的磨牙^②，一種富麗堂皇，引人注目的廣告。总有一天他會弄到手，他下定決心要弄到這只金牙；不過目前還沒法弄到。

喝干最後一口啤酒，麥克梯格慢條斯理的用手擦了擦嘴唇，又抹了抹黃渣渣的八字大鬍子。他像頭公牛一般，費勁的撐起身子，走到窗邊，站着看下面的街景。

他對這條街倒從沒失掉過興趣。這是西部城市中特有的一種十字路口，座落在當地住宅區的中心，不過住在這條街上的盡是些小本經營的買賣人，他們就住在自己鋪子樓上。這條街上有小藥房，櫥窗里陳列着大瓶大瓶的紅酒、黃酒和綠酒，五光十色，鮮艷奪目；有文具店，廣告板上釘着好幾本圖畫周刊；有理髮店，門口都擺着雪茄烟攤；有鋪面幽暗的水管修理行；有小飯館，櫥窗里陳列着一大堆沒剖開的牡蠣，上面鎮着冰塊，另外還有好些瓷豬、瓷牛，都

① 這種美國藥房不單單是賣藥的，另外還設有酒、冷飲、糖果，以及其他雜貨，其實是雜貨鋪。

② 羅蘭佐·德·梅迪奇（一四四九——一四九二），意大利弗洛倫斯統治者，政治家，也是詩人。

③ 木油是一種消毒劑，無色。乙醚是一種麻醉劑。

④ 磨牙：牙科術名，俗稱白齒或盤牙。此處根據中央衛生部衛生教材編審委員會編印之統一用名，譯作“磨牙”。

齊膝埋在一層層的白豆里。麥克梯格看得見街的一頭有個鐵索車公司的大發電廠。他對面是一個規模宏大的菜場；再過去，在一堆煙囪後面聳立著一家大澡堂的玻璃天棚，給午後的陽光一照，閃閃發光，好像水晶。樓下那個郵政分局正開著門，每逢星期日下午，郵局照例總是在兩點到三點之間營業。一股辛辣的油墨味兒從樓下直沖到他鼻子里。時不時有一輛鐵索車嘎隆嘎隆的開過，震得車窗晃蕩晃蕩直响。

平日，這條街上總是熙熙攘攘的。七點鐘左右，街上開始熱鬧了，這當兒賣報的跟早班工人一起露臉了。這些工人三三兩兩，或先或後，拖著沉重的脚步一路走去——水管匠的學徒，口袋裡塞了幾節鉛管，鑷子和鉗子；木匠，手裡什麼也沒帶，光拿著漆成充皮顏色、紙板做的小飯盒；成群結隊的修路工人，工裝上沾滿了黃泥，肩上背著鐵鍬和長柄鐵鏟；泥水匠，從頭到腳都是斑斑點點的石灰。這一小隊工人都不斷的朝同一個方向前進，一路上遇到了各行各業的苦工，跟他們混在一起——鐵索車公司的車務員和“扳閘夫”去上班；藥房夜班職員睡眼惺忪的走回家去睡覺；巡警回到派出所去銷差，還有中國菜販，背了沉甸甸的籃子，一步一顛的走過去。鐵索車裡開始擠滿了乘客；一路過去，只見店員都在卸門板。

七八點鐘之間，街上的市民都吃早飯了。時時可以看見一家小飯館裡走出個堂倌來，一隻手托著蓋了餐巾的餐盤，從這邊人行道穿過馬路，走到那邊人行道去。到處彌漫著咖啡香味和炸牛排的味兒。過了半晌，那些職員和女店員，順著剛才早班工人走的道兒，走來了，他們都打扮得漂漂亮亮，不過庸俗得很，老是匆匆忙忙的趕著路，提心吊膽的朝發電廠那只大自鳴鐘瞅上一眼。隔一個鐘頭光景，他們的老板隨著也來了——多半是趁鐵索車來的——都是些貴人老爺，滿臉絡腮鬍子，肚子奇大無比，坐在車上一本正經的看著早報；還有鈕口孔上插著鮮花的銀行出納員和保險

公司的小職員。

这时，小学生也闖到街上來了，滿街都是尖声尖气的叫嚷，他們不是在文具店面前站停片刻，就是在糖果店門口逗留半晌。这批小学生在兩边人行道上鬧了半个鐘头，于是一下子走得無影無踪了，剩下一兩個掉隊的，迈着兩条細腿，心急慌忙，專心一意，匆匆趕去。

十一点鐘光景，住在波克街过去兩条馬路那条大街上的闊太太露臉了，她們悠悠閑閑、从从容容的在人行道上蹣跚。正到菜場去買菜呢。这些闊太太个个都長得挺美丽，打扮得很漂亮。那些賣肉的、賣蔬菜的、賣食品雜貨的，那些人的名字，她們都熟悉。麥克梯格打窗子里望出去，只見她們手上戴着手套，臉上蒙着面紗，脚上穿着講究的鞋子，站在攤子面前，她們旁边那些卑躬屈節的菜販，匆匆忙忙的在定貨簿上記賬。这些住在上等住宅区^①的高貴的闊太太，仿佛彼此都認識。到处都只見她們碰到熟人，一見面就打开了話匣子；不时有人插進來；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她們不是站在肉攤的砧板面前，就是耽在人行道上，圍着一箱箱的水果，臨時湊成个小集会。

打从晌午到傍晚，街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这段時間里，街上熱鬧透頂了；四下里沒結沒了的傳來一陣陣嗡嗡市声——有雜七雜八的脚步声，有嘎轆嘎轆的車輪声，有轟隆轟隆的鉄索車声。到四點鐘，小学生又一窩蜂的涌到人行道上來了，說來不信，一下子又走得不見人影了。到六點鐘，干了一天活的人成群結隊的回家去了；一輛輛鉄索車擠滿了乘客，工人拥塞在人行道上，賣報的叫賣着晚报。后来，一眨眼工夫，街上寂靜無声了；簡直連个人影都不見；人行道上冷冷清清的。晚飯時間到啦。天黑了；从藥房櫥

① 指旧金山現在的里却蒙区。

窗里鬼火似的灯光一直到眩眼的青白色电灯光，万盏灯火，一一亮了，从这边街角到那边街角，灯光愈来愈密。街上又挤得人山人海。眼下大家都没什么牵肠挂肚的事，一心只想寻乐去。铁索车里坐满了戏迷——有头戴大礼帽的男人，有身穿出客穿的皮斗篷的年轻姑娘。人行道上双双对对，三五成群——有水管匠的学徒，有缎带店的女店员，有住在铺子楼上的合家大小，有裁缝，有三四流的医生，有马具店老板——这条街上形形色色的居民都上街了，大家干了一天活，这回正闲散的顺着一家家橱窗，在街上溜达。姑娘们三五成群的耽在街角，高声谈笑，品头评足的谈论着那些打她们身边走过的小伙子。卖玉米粉蒸肉^①的在街头出现了。一隊救世军在一家酒店门口唱起歌来。

后来，波克街又渐渐恢复宁静。发电厂上那只大自鸣钟当当当的打了十一下。灯火灭了。到一点钟，铁索车不开了，四下里顿时一片沉寂。街上仿佛一下子悄无声息了。唯有偶尔传来几下警察的脚步声，还有收摊的菜场里那些鸭鹅不停的叫声。整条街上的人都睡着了。

麥克梯格眼前看見的街景天天都是这样。他那“牙科診所”的吊窗对他倒大有用处，他从窗里望出去，看得見熙來攘往的人們。

不过，碰到礼拜天，一切都变了样。每逢麥克梯格喝完啤酒，擦干嘴唇，站在吊窗前，望着外面街上，他就看出这个不同了。几乎家家铺子都上着铺板。没有大車來來往往。三两个穿着寒酸的出客衣服的人，在人行道上匆匆走过。一辆铁索车开了过去；露天座位上坐着几个野餐回来的人。这一伙人中有母亲，有父亲，有个小伙子，有个大姑娘，还有三个孩子。兩老的膝盖上搁着空饭篮，孩子的帽边上插满了橡树叶。姑娘的手里捧了一大束雕谢的罌

^① 墨西哥人吃的一种食品名，五香碎肉拌玉米粉，加紅椒調味，浸于油中，蒸制而成。外包玉米壳。

粟花和野花。

鐵索車漸漸开到麥克梯格家的窗下，那個小伙子就一骨碌站起身，跳下月台，向那伙人揮手告別。麥克梯格一下子就認出他來了。

“原來是馬革士·史柯勒。”他那口八字鬍子一掀一掀的，咕了一句。

馬革士·史柯勒是牙医生的一个知己朋友。他們当初是在鐵索車車務員的小食堂里相識的，兩個人合坐一張飯桌，頓頓飯都見面。後來他們才曉得原來兩人都住在一個公寓里，馬革士住在麥克梯格的樓上。有好幾回，麥克梯格替馬革士補蛀牙，都不要錢。過不久兩人心里都有了底。他們就此成了“好朋友”啦。

麥克梯格側耳傾听着，只听得馬革士走上樓，到房里去了。沒過幾分鐘，房門又打開了。麥克梯格曉得他已經出了房門，走到外面過道上，這會兒正靠在樓梯欄杆上呢。

“嗨，麥克①！”他喚道。麥克梯格听了就走到房門口。

“好呀！是你，馬克②？”

“不錯。”馬革士答道，“上來。”

“你下來。”

“不，你上來。”

“啊，你下來。”

“啊，你这懶鬼！”馬革士回嘴罵道，一边走下樓來。

“方才我到懸崖樓③去野餐，”他一邊解釋，一邊在睡榻上坐下，“跟我表叔一家子一塊兒去的——你知道嗎，就是席伯那家子。媽的，真熱。”他猛的高聲喊道，“你倒看看！你倒看看！”他叫道，

① 麥克梯格之愛稱。

② 馬革士之愛稱。

③ 懸崖樓是舊金山著名飯店，是一所樓房，地臨海濱。

一边拉开那条給汗水浸軟的衣領，“打早晨起，这已經是第三条啦；第三条啦——說真个的，第三条啦——瞧你居然还生着火爐。”他談起这次野餐的經過，話說得又响又快，拚命指手划脚，起勁的談着一些鷄毛蒜皮的小事。馬革士要不这么起勁就說不上話來。

“你應該去見識見識，你應該去見識見識。說真的，真美極了。真美；說真个的，真美。”

“对，对。”麥克梯格可听糊塗了，一边尽量想听懂馬革士的話，一边应道，“对，不錯。”

馬革士好像跟个笨手笨脚的騎自行車的人吵了架，他一談到这件事，就不由气得渾身發抖。“‘你再說一遍。’我对他說，‘你再說一遍，你，’”——說到這兒，他滔滔不絕的破口大罵——“‘你就要躺在驗尸所的接尸車里回城里去啦。我倒想知道，难道我連太太平平穿过馬路，不讓人家撞倒的权利都沒有——啊？’我說这真是胡鬧。再吵下去我馬上用刀捅死他。这真是胡鬧，我說这真是胡鬧。”

“一点不錯。”麥克梯格趕緊应道，“不錯，不錯。”

“啊，我們出了个乱子。”馬革士忽然調轉話头，談到另一件事，他大声喊道，“真怕人。屈丽娜当时正在那兒打秋千——那是我的表妹屈丽娜，你知道我說的是誰吧——她栽了下來。媽的！我原以为她摔死了呢；她的臉碰在塊石頭上，磕掉一顆門牙。真希奇，她居然沒摔死。真希奇；說真个的，真希奇。噯，是不？呢？是不？你真該親眼見識一下。”

麥克梯格隱隱約約的知道馬革士·史柯勒爱上了他表妹屈丽娜。他們时常“來往”；每逢禮拜六晚上，馬革士总要在旧金山海灣对岸，皮街車站，席伯家里，跟他們一起吃晚飯，碰到禮拜天下午，他就常跟他們一家子去遠足。麥克梯格正在暗自納悶，出了这个乱子，馬革士剛才怎么不陪他表妹回去。馬革士馬上進行解釋，有

时候他总是这么样的。

“我跟住在大街上的一个家伙约定，今儿下午四点去领他的狗来。”

馬革士是葛萊尼斯老头的助手。葛萊尼斯老头在波克街过去五条街的一条小胡同里开了家小小的狗医院。葛萊尼斯老头住在麥克梯格那个公寓的一间后房里。他是个英國人，也是个經驗丰富的狗医生，不过馬革士·史柯勒对这門并不怎么內行。他父親原是个獸医，曾經在附近加利福尼亞街^①上开了家馬車行，馬革士对家畜各种疾病的那門知識原本是胡乱学來的，这倒跟麥克梯格学牙医的方式不相上下。可是他千方百計的終究說动了葛萊尼斯老头的心。葛萊尼斯老头天生是个心地厚道的老实人，听了他那番滔滔不絕的廢話，又見他拚命指手划脚，一副令人感动的样子，不禁沒了主意，就此相信他能勝任这份工作。

“你最好跟我一起去，麥克。”馬革士說道，“咱們先去把那家伙的狗領來，再散會兒步，呃？反正你也沒事。來吧。”

麥克梯格跟他一起走了，他們这一对好朋友就一直朝那条大街走，走到那家有狗的人家。这所房子像座巍峨的大厦，四周有个大花園，整整占了那段街面三分之一的地方；馬革士踏上門前台階，神气活現的按了按鈴，一臉旁若無人的样子，这当兒，麥克梯格却站在下面人行道上，傻头傻腦的望着挂着窗帘的窗子、大理石的台階、黃銅的怪獸，看了这富丽堂皇的气派，不禁感到侷促不安，有点心慌意乱。

他們把那條狗帶到医院，关在鉄絲籠里，任它去吠，于是再回到波克街，在乔·法雷納开的小食品店的后房喝了杯啤酒。

他們剛才离开大街上那座大厦以后，馬革士就一味抨击着資

① 加利福尼亞街是旧金山一条主要街道，东面从里却蒙区开始，西面通向閩区，橫貫旧金山市。

產階級，他表面上裝着對這一階級深惡痛絕。他常常這樣裝腔作勢，牙醫生听了總不免大為感動。馬革士以前學到了一點政治經濟學的皮毛——不知道他打哪兒學來的——他們兩個人在法雷納的后房剛坐下喝啤酒，他就把話題轉到勞工問題上面去了。他扯着嗓子高談闊論，磨拳擦掌，愈說愈起勁。他不斷用職業政客的那種陳詞濫調——這種濫調他是從市內選舉區的“群眾大會”和“追認會議”上聽來的。他滔滔不絕的特別強調這些字眼，句句話里都有“胡鬧的選民”，“工人運動”，“薪水階級”，“單從個人利益出發的偏見”，“眼睛給黨派偏見弄瞎”。麥克梯格聽得楞住了。

“毛病就在這兒。”馬革士大聲叫道，“群眾應該懂得自己管自己；這才合理。你倒看看數字，倒看看數字。減少薪水階級的人數，你的薪水就增加了，對不，對不？”

麥克梯格聽得目瞪口呆，根本一句話也听不懂，只會應道：

“對，對，就是這樣——自己管自己——就是這句話。”

“資產階級在破壞工人運動，”馬革士嚷道，一邊嚷，一邊用拳頭擂着桌子，擂得啤酒杯子跳個不休，“膽小的吸血鬼，叛徒，他們的膽子就跟耗子的一般小，專門啃孤兒寡婦的面包；毛病就在這兒。”

麥克梯格聽了他那篇高調，不禁目瞪口呆，搖頭應道：

“對，就是這樣；我想問題就在膽子上。”

馬革士忽然又鎮靜下來，頓時忘了自己剛才那副裝腔作勢的樣子。

“噯，麥克，我剛才叫我表妹屈麗娜上你這兒來治牙呢。我看，她明兒會來。”

2

第二天，禮拜一早晨，麥克梯格吃过早飯，朝挂在屏風上的病人登記牌看了一眼，上面記着他親手寫下來的病人的就診時間。他的字体寫得又大又笨，滾圓的，*i* 和 *h* 兩個字的圈，圈得老大，活像大肚子。他一看，只見牌上寫明下午一點鐘已經跟貝格小姐約定。貝格小姐是個歇業的女裁縫，一個个子矮小的老小姐，她住在过道，那头過去幾間的一個小房間里。這間房間跟葛萊尼斯老头住的那間只有一板之隔。

這一來就平添了一段佳話。貝格小姐跟葛萊尼斯老头都已經是六十開外的人，可是這個公寓里的房客之間却傳說着他們倆在鬧戀愛。說來真怪，其實他們連認識都不認識；兩人根本沒談過一言半語。有時候兩人在樓梯上碰見了；他正上他那家小小的狗醫院去，她剛從街上買了些菜回來。碰到這種時刻，大家都裝做心里有事，不敢正眼相看，就這樣擦身走過，一下子卻又窘得不得了，心頭湧起一陣上了年紀的人那種羞澀。他徑自去辦他的公事，心里却七上八下，若有所思。她匆匆走到自己那間小房間去，心頭却亂七八糟，連頭上那些奇形怪狀、假髮做的小髮卷都打起顫來，那張皺紋滿布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他們偶爾那樣見了次面，心里引起的種種波動，會整天逗留在他們的心頭。

難道他們兩人還是生平頭一回鬧戀愛？難道葛萊尼斯老头始終忘不了他年輕時候認識的一個姑娘的臉？——就是一個淡顏色頭髮姑娘的臉，在英國那些古老的大城市里隨時看得見的那種臉。難道貝格小姐還把一張褪色的銀版照片珍藏在難得打開的抽屜里，或者盒子里？——這張照片上印着個奇形怪狀、樣子老式、鬚頭髮、高領子的人像。究竟怎樣，實在難說。